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十二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後漢尚書令前尚書僕射司隸校尉朝歌長虞

詡

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

平允嘗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卒至丞

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

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初辟太尉李修府拜郎

中丞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欲

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騰言。詔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策棄涼州。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擴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棄之。涼州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恐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

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詔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計將安出。詔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切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勵。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不平。欲以。

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可哀。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大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

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裙。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繇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羗寇武節。鄧太后

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羗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嶮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

勢有不同是也。卽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士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走，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奔躍。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繇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

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隘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僦賃也。僦五致一，謂用詡乃自將吏士五石賃而致一石也。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運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永建初，爲司隸校尉，奏太傅馮石、大尉劉熹、中常侍程璜等百官側目。又案中常侍張防請託受取不報，自繫廷尉。以聞，帝不聽。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

四獄。宦者孫程、張賢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收張防送獄。又叱防下殿，於是防坐徙邊。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卽赦出詡。復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永和初，遷尚書令。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不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謂其家以長諫其難而後得免也。按涼州有二不可棄，一則園陵單外，二則人

心紛囂李修心孔尚明故升卿得關其說何
鄧騰兄弟乃以升卿異議而欲以朝歌陷之
也然設三科令誘劫而待之又使縫衣人爲
識而擒之適足以展其盤根錯節之利器而
揚名于後世夫人患無材耳不論地之佳惡
也。
評曰兵法是碁局妙在金鵬變着孫臏滅竈
以示弱虞詡增竈以示強何嘗執定死本易
曰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升卿可以語于斯

詡年十二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欲以爲
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及祖
母服闕始就李太尉辟非躁進者而好刺舉
無所回客數以此忤權威遂九見譴考三遭
刑罰剛正之性終老不屈焉又奏臺郎顯職
仕之通堵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
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則秉銓者所當采納也

後漢太尉錄尚書事行驃騎將軍持節錄關東
 事特進光祿大夫城門校尉河南尹太僕行
 車騎將軍交州刺史錢塘侯朱儁
 儁字公偉上虞人母嘗販繒為業儁能孝養好
 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
 錢百萬為冠幘費後倉卒督責規無以備儁乃
 竊母繒帛為規解對規被錄占對一為母恚責
 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
 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

後漢太尉錄尚書事行驃騎將軍持節錄關東

事特進光祿大夫城門校尉河南尹太僕行

車騎將軍交州刺史錢塘侯朱儁

儁字公偉上虞人母嘗販繒為業儁能孝養好

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

錢百萬為冠幘費後倉卒督責規無以備儁乃

竊母繒帛為規解對規被錄占對一為母恚責

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

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

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端坐討賊許昭失
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
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刑定州奏故端得
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繇儁亦終無
所言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
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卽拜儁交阯刺史旣
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
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
斬梁龍降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黃

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畧拜爲右中郎將持節
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
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
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
兵繫萬殺郡守屯宛下爲後太守秦頡擊殺曼
成賊更以趙洪爲帥衆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
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洪自六月至八
月不拔有司奏欲召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
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

穎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因急擊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破之。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儁急攻夏。

穎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因急擊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破之。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儁急攻夏。

追至西鄂精山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累官光祿大夫城門校尉河南尹遷太僕行車騎將軍初平中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錄關東不果行按兵法善政者敵不知其所守公偉攻西南而掩東北是也兵法圍師必闕公偉解圍而降韓忠是也其封侯而稱名將豈與僥倖成功者等哉臨敵不可易將公偉賴得張溫請

展限以責成功耳公偉不納降而致討審于兵家之形勢矣

評曰朱儁素饒方畧有明哲雄霸之名陶謙等十一人僉以儁名將數有戰功堪當重任共推爲太師移檄牧伯同討李漼等奉迎天子儁胡不相率同仇直指咸陽而誤赴李漼之徵謬云欲乘間以濟大事何其猷也卒爲漼所留而發病以死惜哉其意之謂也緩急人所時有而周旋於倉卒顛沛之際則

又難也。尹端有罪，僞行金京師，遂爲刊定州。奏以免于死，此活命之恩也。其意氣之慷慨，爲何如哉！蓋好義輕財，天性然也。所以傳此名也。

漢車騎將軍假節領司隸校尉兼闡州牧西鄉

桓侯張飛

飛字翼德，涿郡人，身長八尺，環眼虎鬚，聲如巨雷。少與關公俱事先主。關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初隨先主從幽州太守劉焉破黃巾賊，又解青州太守龔景之圍，又赴中郎將盧植帳下聽調，遂同皇甫嵩、朱雋戰于廣宗，以火攻勝。嵩言張梁、張寶勢敗，必投廣宗，依張角。飛卽隨先主引兵復回，於路適遇盧植，在檻車中問之，則植爲

黃門左豐所誣陷也。飛怒欲斬護送軍人以救植。先主止之。又回涿郡。忽山後黃巾蓋地而來。殺敗董卓。飛同先主關公殺退黃巾。救出卓卓驕傲不與賞賜。飛提刀入帳中欲殺卓。先主叱退。于是弃卓而投朱雋。雋待之甚厚。令先主爲先鋒。進攻張寶。飛手刺賊將高升。遂乘勝破寶。及先主以功授中山府安喜縣尉。履任三月餘。督郵至縣。先主迎之。督郵不爲禮。飛氣填胸臆。及到公署。昂然高坐。喝叱先主。先主退歸縣中。

次日提縣吏勒取縣尉劣蹟。先主往見。又不放。叅回縣問坐。于是飛從驛前過。得督郵包。然狀。忽大怒。直入後堂。大喝害民賊。認得我否。手揪其頭毛。拉到縣前。縛馬樁上。扳下柳條。將督郵兩腿鞭打二百。打折柳條十數條。先主聞得。縣前鼎沸。趨出視之。則綁縛者督郵也。先主急止之。遂弃官歸鄉里。因往代州。匿劉恢家。曹操伐董卓。飛見關公已斬華雄。便欲殺入關去。袁術阻回。及公孫瓚爲呂布所逼。飛挺矛來戰。直追

至關下、飛見關上風飄青羅傘、蓋知是董卓、驟
馬上關、欲擒董卓、未果、曹操入荊州、先主敗走
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
弃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
橫矛、厲聲大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
決一死戰、曹軍聞之、盡皆戰慄、操急去其傘蓋、
回顧左右曰、吾曾聞雲長舊日所言、翼德于百
萬軍中取上將之首級、如探囊取物耳、飛又大
叫聲未絕、有夏侯霸在操身側、驚撞于馬下、操

便回軍、故遂得免、先主命龐統宰耒陽、到任百
餘日、惟在醉鄉、飛巡視至縣、統宿酒未醒、扶醉
而來、飛怒詈之、統惟佯笑、隨喚公吏將百餘日
公案、一時剖斷、並無差錯、民皆叩首拜服、統投
筆於地、飛卽極力薦舉、爲副軍師、中郎將、先主
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
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孔明等溯流而上、
分定郡縣、至巴郡、太守嚴顏據城不降、飛設計
賺出、嚴顏生擒之、飛入城、大叱顏曰、大軍到、何

不早降而敢拒戰。顏回叱曰：卿等無狀，侵我州郡。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大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全無懼色，曰：斫頭便斫頭，何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孔明大驚曰：何到之速！先主爲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拱手賀曰：乃主上洪福，將軍用謀立此莫大之功也。益州旣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

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地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弃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是，郃營山上，飛營山前，飛每日飲酒大醉，辱罵張郃。孔明聞之，遂將成都佳釀五十甕，裝三車，令魏延解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飛將酒擺列帳中，勅軍士大開旗鼓而飲之。命兩小卒相撲爲戲。郃曰：張飛大欺我也。遂下山切寨。

而爲飛所敗云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兼閬州牧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公魏謀臣程昱等咸稱關張萬人之敵也關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嘗戒之曰卿刑殺旣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及得雲長凶聞旦夕號泣血濕衣襟諸將以酒解之每醉南望切齒睜目怒恨之甚醒又痛哭自赴成都抱先主足而

哭先主撫飛背亦哭克期伐吳飛到閬中令軍士皆白旗白袍掛孝東征帳下末將范強張達求寬限飛怒撻之二人探知飛醉挾刀夜入帳中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東吳飛亡時年五十五先是七月丙寅出師是夜先主心驚肉顫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適聞中都督表至先主頓足曰噫飛死矣景耀三年追謚曰桓侯

按張桓侯嘗就左將軍劉巴宿巴不與語孔

明謂巴曰翼德雖實武人敬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至耒陽見龐統一日而剖決百日之中曠遂力薦而大用之此二事可見其愛敬君子矣若暴而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鄉使桓侯無此破綻庶幾哉與曹參周勃等爭烈矣

宋評曰翼德早年尚或鹵莽收川之時義釋嚴顏豈勇夫所爲哉看他賺張郃何等精妙卽哭玄德弗解惟孔明知之故亟餽許多美酒蓋

非貪盃乃以酒爲兵耳或曰皆孔明薰蒸之力也所以擇人而處處世第一件緊要事也李溫陵有云只打督郵一節翼德便不可及今之上司粧威作勢索取下司者亦往往有之安得翼德柳條着實打他二百也余令昭餘時有貳守呂希尚貪而毒奉直指小審之委每至一邑輒索過山錢曾見文水令米君餽以厚幣恨其不蚤麾之再三其差役浼余居間然後受因索覽其脂韋之詞令人欲嘔

凡經過諸邑，高自矜貴，大做身分，或與供應之不贖，或怒公館之蕭條，借以需索，稍不滿望，卽螫之。余亦在其螫中，若遇張公，不知打幾百也。惜乎無人打他也。蘇秦直諫小據水斷橋，是關公之先見遠識，閒中一着，全局都勝。真神人也。只爲當時先爲翼德占了地步，所以曹操畏之如虎。非公先見遠謀，何以有此。故善爲計者，決不在臨時幹辦。定須閒時做了。忙時用也。若義釋嚴顏，是豪傑遇

豪傑。兩家氣味。原是一家。此翼德所以釋嚴顏。而嚴顏並不懼翼德也。

涪陵有桓侯刀斗，其銘文字甚工，侯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佩劍，人間刀斗見銀鈎。則桓侯不獨以武功顯，卽文墨亦自佳。

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吞之、蒙陰賂、貫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烈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擒之、權曰、事之克、繇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勇、且募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

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三百疋、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肅意尚輕、蒙因詣蒙、飲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

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又爲擇師、使輔道之、其操心率如此、後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禦備甚精、曹公不能

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都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卽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權曰、

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昭烈令關羽鎮守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昭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駐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鄆，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者舊也。欲令誘普，又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顧

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公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之，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尊遣兵相繼，子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載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

乃先報蒙，蒙預敕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使人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昭烈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先主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荊州借備，且爲曹操尚存，宜相輔

協與之。同讐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駐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深納之。及代肅，倍脩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畱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徹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

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撤兵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艣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士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物。蒙

猶以爲犯軍令。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懷。道不拾遺。蒙旦夕使親近存恤者。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之。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荊州遂定。蒙之謀也。權以

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蒙疾，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視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權哀痛甚，爲之降損。蒙常以部曲事爲江憂，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

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其寧，兪暴好殺，旣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擴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魯肅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咨問所宜，俱言宜遣使迎之，肅卽駁言不

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魯肅肅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肅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怨之不苟貴也蒙卒年四十二

按阿蒙年未弱冠便憫然有食牛之氣矣及

爲將計取曹仁三百之馬擊破曹瞞屯皖之兵譎降郝普謀襲關公勇而有謀斷識軍計其殆深於兵者乎

評曰蒙旣知蜀君臣不可以腹心待固也而不思操之可憂不若關之可倚乎余嘗謂子敬之連關敵曹尚爲長見耳况蒙與權謀襲關公者極其秘密矣然關公得禍而蒙卽凶終豈蒼翁以關公爲漢忠臣蒙不當襲殺之乎不可謂非果報也

吳書載將軍糜士仁守公安，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翻爲書誘之，仁得書流涕而降。則仁原未嘗讐關公也。而陳壽作志云：仁素嫌關輕已，蒙陰誘仁，仁使人以牛酒迎降，失其實矣。卽此一事，壽之誣傳者必多。謂之謗書可也。

孟子有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余觀于吳侯之厚呂蒙，則又不啻手足。

而已。何以故？權生平垂涎荊州，而未有人能唾手取之者。蒙一旦以奸謀詭獲，不勝心意之滿足矣。故見蒙疾發，迎置內殿，治護萬方。至于欲見顏色而穴壁瞻之，卽昭烈之待關張難相伯仲。三國中僅有而絕無者也。

吳侯以呂蒙病篤，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竊疑仲謀英雄，豈惑于巫覡之說而亦信鬼邪？較近世神道設教，浸假而爲禳解之說，蓋禱爾于上下神祇，自春秋時而已然矣。夫

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卒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大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

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六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

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畱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臨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

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大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于官。
按馬孝興，武吏也，而饒俠節。魏兖州刺史，今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而孝興以私財殯葬，列植松柏，舊史載之，以爲美譚。

評曰：爲將惟在方畧，亦在預儲軍資。馬孝興征西羌而作偏箱車，所以濟其險；征南虜而使軍負農器，所以襲其無備。立標簡試，得壯士若干人，夾道累磁石，以縮賊鎧，儘有機智。然非帝預給三年軍資，卽孝興難作無米之炊也。孝興幸而遇帝耳，曩與士昆其來策一軍興，必須甲杖馬隆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給之，豈朝廷遣將滅賊之意，曲在令也。御史不劾令，而劾隆，曲在中丞。

也。隆已成功，朝議將加爵賞，有司奏不應更授曲在有司也。此等肺腸，皆嫉才妬功，懷私病國之徒，豈社稷之福哉。至如車馬、林苑、兵無選鋒，曰北隆之請募勇士，是兵家第一義。公卿乃謂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小將妄說不可從，皆誤國之奸。當膏之齊斧者也。從來朝廷大事，只是一群癡物，執常典而撓事機之會。藐卑官而短英雄之氣也。嗚呼，豈惟晉代我國家亦坐此弊也。安得揀時之相一掃而更之哉。

晉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涼州諸軍涼州刺史前
中郎將龍驤將軍豫章太守尋陽縣壯侯周

訪

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漢末避地江南吳平因
家廬江尋陽焉訪少沉毅果於斷割周窮振乏
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
簿相與結交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
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
十人皆散走而自歸于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楊

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封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炬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

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棹以拒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玭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玭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募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

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襲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詐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發遣杜弘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任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涼州刺史張

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琦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帥杜曾擊瞻胡混等並迎琦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

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二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

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涼州諸軍，涼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猶在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諸軍，并獲第五琦、胡混、擊曠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琦偪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

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
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訪大怒敦手書譬
釋并遣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於地曰吾
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
訓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
之而憚共疆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
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
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勲如此初無一
言何也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世

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
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
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
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太興二年卒年六十
一謚曰壯侯

按周訪少時廬江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
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
周得下壽後侃以七十六卒訪短十六年陶
以勒王推爲盟主爲中興名將則功名果略

同也。殆工于風鑑者。

評曰：行軍最戒張皇。訪患杜會之勇。而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至兩甄俱敗。六鼓齊鳴。必待賊在三十步外。自選精兵騰躍奔赴。所謂善戰者其節短也。王敦素有不臣之心。終訪之世不敢謀逆。蓋其威名有足以讐伏之者矣。

訪平杜弢之亂。其子撫爲益州太守。三十餘年。平隗文。鄧定。蕭敬文三寇。撫子楚爲犍爲

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勛之亂。太和中。妖賊李弘稱號。改年鳳皇。楚遣其子瓊討平之。瓊子玠不屈於符堅。可謂五世名臣矣。

晉都督徐亮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散騎常侍
左將軍會稽內史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獻武康樂縣公謝玄

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
國才略屢辟不起桓溫辟為掾甚禮重之符堅
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
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
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
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

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展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拜建武將軍交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間遣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繇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

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鎰重於雷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雷城超聞之還保鎰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又西討堅將句難等斬顏用邵保戰于君川復大破之又攻破浮航運艦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

氐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
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
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
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
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武及
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
擒堅僞將梁佗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
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

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
戰諸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
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
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
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
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
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拒張蚝小退玄琰仍
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
自相蹈籍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

餘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餓，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辭不受，賜錢百方，綵千疋。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眾次于彭城，遣叅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澁。

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泝，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泝。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碭磔，濟陽太守郭蒲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饑，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

充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事。以勛封康樂縣公。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會翟連張願反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求解職。詔不許。玄又自陳不堪攝職。詔又使移鎮東陽。玄卽路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請爲軍鋒。繇恩厚亡軀。其死若生也。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繇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

雍熙以成天功。而霧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穴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于此。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而聖恩赦過。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木石猶感。而况臣乎。顧所患沉頓。有加無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霑然垂恕。不令微臣

衛恨泉壤、表寢不報、久之、轉散騎常侍左將軍、
會稽內史、玄既興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
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
武、
按符堅恃衆輕敵、謂投鞭可以斷流、殆驕兵
也、故麾使却陣、致亂而不可止、遂成幻度之
名、向使堅以百萬之衆、更番迭擾、幻度亦難
枝梧、豈致爲八千人所摧敗、
幻度少好佩紫羅香囊、頗爲褻展之習、乃叔

安石戲賭而焚之、既不傷其意、遂以過其流
及長而膺文武良將之選、淝水之捷、千古垂
名、郗超稱安能違衆舉親、玄能不負所舉、知
言哉、再傳而生、靈運文藻豔逸、蹠踔詞場、真
稱芝蘭玉樹、生於庭階矣、安石云子事何豫
人事、而正欲使其佳、余則云子弟何得不豫
人事、而安得使其不佳、
評曰、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淝之後、勃
寇望之而土崩、滑頰之師、中州應之而席捲、

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筭有餘良圖不
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冀州牧前司徒錄尚

書事平陽郡侯王猛

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菴
爲業嘗貨菴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
直令隨之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
一老父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
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乃十倍
償菴直遣人送之猛旣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
也猛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隱于華山桓温伐

秦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傍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師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是以不至。溫默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爲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俱南。猛還山谷，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遠行？猛乃止。時秦王符生，醜虐不道，而東海王符堅有大志，聞猛

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如故，語及興廢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旣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又轉始平，今猛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姓訟其酷，徵下廷尉。堅親問之，猛曰：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執法，臣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未敢聞命。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

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傾中外。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氏豪。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

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并黜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爾後上下咸服。莫敢言者。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王生之弟也。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不聽。明年淮南公幼乘。長安之虛帥衆入襲李威。捕斬之。而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幼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賴以次誅滅。秦國乃定。惜未早聽猛之言也。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

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澗，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吳王垂因慕容評專國奔秦，堅大喜，郊迎，執其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猛曰：「垂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當早除之，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堅怒，遣猛及將軍鄧羗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

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何以贈我？」垂解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卽表令叛狀，垂懼而走出，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有志，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是？」待之如舊。猛敗燕軍，取洛陽。

置戍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後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將軍徐成覘之，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羗請宥之，猛曰：「若不斬，軍法不立。」羗固請曰：「成羗郡將也，羗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不許。羗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使人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成矣。」成旣獲免，羗自來謝。猛執羗手而笑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耶。」秋七月甲子，猛誓師涓。

源衆踴躍，破釜弃糧，大呼而進。猛望見燕軍衆勝，謂羗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羗，羗不應。猛馳就許之，羗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剽劫，公

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今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大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堅畱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魚無足慮也監國幼冲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主暉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

中外諸軍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羗虜我之讐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羗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比歛三臨哭謂太子曰天不欲吾平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按王景畧性剛明嚴肅允分善惡士不參其
神契卽不與交秦晉實罕其匹也及得志微
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酬報時論以此
少之
評曰猛有經濟之才堪與管仲子產比肩堅
擬之太公非其倫矣而乃以文王自比多見
其不知量也且堅之於猛旣言聽計從而輕
以百萬之師劔于淝水何不記其臨沒之言
乎

桓温何等氣槩王猛被褐捫虱旁若無人鄧
羗何等跋扈王猛玩弄狎侮如調獼猴慕容
垂傾心來降而詐使其子奔回如弄嬰兒的
是猾手亦是老手景略誠爲豪傑然非呂婁
樓之汲引猛安得進乎夫一餐之惠必且報
之奈何不思所以報婁樓也

鎮京口道濟爲司馬臨淮太守加冠軍將軍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僞將軍姚沈歸順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歸者甚衆長安既平世子當鎮江陵復爲西中郎司馬持節南蠻校尉遷侍中文帝卽位轉護軍加散騎常侍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徙爲丹陽尹護軍如故景平初虜圍

青州告急加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未至虜燒營遁走還鎮廣陵徐羨之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旣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服其量太祖卽位道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武陵郡公又增督青徐等五郡諸軍事及討謝晦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中見晦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命征

討必未陣而擒也。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其來，遂不戰而潰。事平，遷都督江州、豫州等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索虜，已平河南，復失之。虜徧滑臺，加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至濟上，連戰二十餘日，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先是，宋人降魏者，具說糧罄，士卒憂懼，莫有鬪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

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剋，定河南，全軍而返，雄名大振。魏甚憚之。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可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

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荅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魏兵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按道濟唱籌量沙，敵人疑有餘糧，而不敢追。

乘輿出圍，敵人懼有伏兵，而不敢逼，是其略也。徐羨之謀廢立，諷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其名晦竦動不寐，道濟就枕便鼾，是其膽也。及討謝晦也，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其來，不戰自潰，是其威也。三者具矣，而死于義康之手，豈昔人之所謂目論者歟。
評曰：檀公位居台鉉，豫班河岳，寵靈優渥，舉世無比矣。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彭城慮宮車晏駕，不可復制，會索虜之入寇，假召命以趨。

朝而身爲魚肉矣。儻使下船還鎮，星言遙發，未必便就羈縻。又使璽書雖至而飄然長送，卽百義康其奈之何。據罪狀道濟云：參軍龐延祖密以啓聞，則是萋菲所構，天高難問焉。爾其來不憚自費，是誠必三其具矣。而况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十三終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十三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宋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贈左將軍青州刺史

龍陽縣壯侯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惡

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

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

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

亡，關中擾亂，流寓嶠澠之間。嘗寄食澠池人李

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所長，而意略從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卽以爲行參中軍太尉事。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劉毅有疾，遂遣從弟袁州刺史劉蕃爲

副貳。武帝僞許之。大軍西討，加振武將軍，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但云劉兖州上鎮惡受命，便畫衣兼行，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曰：若有問者，但云劉袁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

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餘騎步從數十間。是何人。答云劉袁州至。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烟焰張天。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武帝手書。凡三函。四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表親者。且鬪且語。知

武帝自來。人情離解。一更許。前陣潰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閣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毅便取子肅民馬而出。政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衝劓恩軍。二人鬪已一日。疲倦。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

武帝北伐，轉鎮惡爲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逋逆，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鎮惡曰：「不尅咸陽，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進次灑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版授方爲灑池令。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

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旣至，命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莫不騰踊爭先，卽蹈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武帝將至，鎮惡迎於灞上。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

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帝留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委以扞禦之任。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者深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

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武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侯。按鎮惡自豫章口舍船登陸，每船一二人對岸，設立旗鼓，分明是韓信破趙之法。屯兵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外不見有人，分明是呂蒙襲荊州之法。即使暗合，亦是翻本耳。雖然天下鮮有暗合者，誰

人知翻本乎

評曰王鎮惡機神明敏屢著功績荆南遘釁執居上流難與強藩憂兼內侮乃輕舟先邁神兵電激盱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駟洛陽肅清湖陝入渭之捷指撝無前遂廓定咸陽俘斬僞主克成之効莫與爲疇實扞城所寄國之方召也北虜游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曜威僕討賊旣還奔奄遭忍害雖沈田子之猛獸亦繇高祖密使相

圖耳豈勇略震王者身危耶但劉穆之以鄧艾相方頗效藥石柰何不悟而冀望九錫乎史載鎮惡入關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旣克長安藏姚泓僞輦譖者爲有異志高祖密覘之則鎮惡悉剔取輦上所飾金銀而弃輦於垣側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可鄙之甚矣

... 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

梁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司徒都督郢州刺史

江業縣公陸法和

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

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

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既入

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

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

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

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

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令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捺自落。檀越但待候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王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

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勢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

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刺仰頭，
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
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
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法和旣
平，東王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自然平。
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
總諸軍而往，親運石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流橫
之以鐵鑊。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
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

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目見之。此
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
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方二尺，令弟
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
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受三
歸龜，乃入草。初八壘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
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毒虫猛
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峰
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

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齶袴褶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確。

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確，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和自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

領受。但以空檻籩在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日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旣彼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

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開其城門。着鹿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旣架佛殿。更截梁柱。日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

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遙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

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件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

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按法和託沙門而隱跡。覽梁難而挺身。師動神從。舟行龍躍。扇舉風返。石運水分。蟲獸毒

而法禁。牛蛇斷而前知。湘東倚其神備。王琳資其奇畫。天壤間乃有此人。亦奇矣。評曰。陸公不僧不俗。才足戡禍亂。道足了生死。有遊戲三昧之意。其討侯景也。海岳從風。百靈效順。梁元帝以功高疑之。稍萌于心。卽先知之。陸公曰。貧道學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主之位。殆神人也。

焉。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寃大罵楊。遷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郡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攻陷城邑，所過塗地，浸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乃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獄，約不得軍中虛實，卽死。仁厚哀之，曰：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

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明日尚書來，汝曹有能投兵迎降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方救，久之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阡能聞仁厚

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伏兵千人以邀官軍仁厚調知遣人入賊中告諭如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軍棄甲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

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不能止共擒以獻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水死衆鉤出斬以徇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

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
且日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
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及新津人
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
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
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
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
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衆挈
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

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
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
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
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仁厚
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
州刺史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
阡能羅渾擊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昌之敬瑄
與仁厚謀曰韓秀昇未擒貢輸梗奪公能破之
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

以銳兵負岸而陣使游兵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師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沉衆潰秀昇斬之不能止衆怒執秀昇降檻車送行在斬之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帝徵師立以本官兼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使舉兵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將兵二萬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

士安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引兵走其旁數寨亦走東川人併兵攻中軍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追至城下蹙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

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師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

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爲書射城中，曰：「仁厚不忍玉石俱焚，爲諸君援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預也？』衆呼萬歲，乃與士安大譟而進。以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沉于地。」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乏，詔拜河南東川節度使。

按陳敬瑄恃田令孜之執尋事螫人而楊遷
遂執謝弘讓於敬瑄敬瑄之濕束弘讓者極
慘毒阡能因是聞風爲盜橫行邛雅間焉則
首禍者敬瑄而從叟之者楊遷也高尚書雖
平阡能之亂而楊遷敬瑄未見所坐豈錯代
耶

評曰仁厚之行軍智勇兼施德威並用者也
討阡能妙在不戰而招撫全得縱鬻麴者之
力討師立妙在不攻而圖之全得孔目官之
力若周視塹柵而恠其重複牢固暗合于楊
處道除鹿角之法大開營門而賊不敢入暗
合于趙子龍叱張翼之法可與談兵矣

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監祕書
事東郡公雀浩

浩字伯淵小字桃簡清人也白馬公玄伯之
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
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
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
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浩獨恭勤
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太
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太宗好陰陽術

數。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處決多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宮，不知何從得入。太宗怪焉，命浩推之。浩曰：「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因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遷都非策也。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筭，號稱千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

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救援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國家威制諸憂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澹曰：「今旣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

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營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營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子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營惑入秦矣。後八十餘

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誼擾。明年姚興死。三年國滅。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沂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不許便。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與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

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闢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謀國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

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太宗恨不用浩計。劉裕西伐。前軍以至潼關。太宗問浩如何。浩對曰。必克。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何也。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

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虎狼之國。裕欲行荆揚之化於其地。譬無翼而欲飛。不可得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生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

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暄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
宗曰。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疆隣。報讐雪耻。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擢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

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未卿言若此
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
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棊八十餘日至漢而滅
太宗問浩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
入正與今同其應不在國家晉室主弱臣疆累
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
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應也太宗然之
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太宗恒有
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浩曰春秋星

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
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
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浩浩曰陛下春秋富盛
幸就平愈但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
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
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
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
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優游無爲頤神養壽今
長皇子燾年漸一周明獻溫和衆情所繫時登

儲副則天下幸甚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亮臺浩曰春秋晉士丐帥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郡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營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

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
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
勝。一旦之中。豈得變易。賊行不止。後已離絕。宜
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
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內外
盡不欲行。唯浩贊成之。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
說世祖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
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剋不利於上。世
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浩辯。浩難淵曰。陽者德

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之用
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
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二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
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
一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臣
觀天文。比年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
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
行非常之事。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曰。蠕蠕荒外
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

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刑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春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暫勞永

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諸軍遂行。天師寇謙謂浩曰。是行如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衆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溺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畏不深入。勸世祖停止不追。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

美。世祖爲舉七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卿言也。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疋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胷中所懷。乃過甲兵。朕每有征討。而慮不自決。前後

克捷。皆此人之力也。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

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且天時不利於彼。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隨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

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世祖不能違衆，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歸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今義隆軍來，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俾兒情

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平涼旣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世祖將討沮渠牧犍，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尅獲，實無所損。今出其不意，大軍卒至，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民心離解，加天災地變，都在秦涼，必

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獫狁，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絕。又其地鹵斥，無水草，大軍不得久停。天梯山上積雪丈餘，至春夏消液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渠水涸，則致渴乏。討之未見其便。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歛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頃乎？此言大誣。於是遂討涼

州而平之。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上，我太祖道武皇帝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故卽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麀，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袞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城，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今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高允

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而浩總焉世祖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

在擊地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有人誣浩於世祖世祖忽誅浩

按崔桃簡纖妍白背如美婦人而性悔達長于計畫常自比張良而稽古過之世祖卽位

左右排毀既已以公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又師寇謙之受神中之訣何不掛冠解組買山而隱而竟被菹醢則亦闇于保身矣哀哉言軍無過此賦詩之後不入臨部此桃簡奉勅解急就潼孝經論語詩尚書周易春秋禮記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綜核凡三十九年專心精研忘寢與食至乃夢與鬼爭義亦何勤也其推隣國貢嬪嬙熒惑入秦地策劉裕勝慕容垂斷彗星之出將滅晉五

星併東利伐秦占太白行蒼龍宿月行掩昴為大破旄頭之象決劉義隆赫連定有似連鷄不得俱飛識沮渠牧犍有惡心料吳蓋之走北山即子房運籌決勝茂以加矣評曰伯淵才秬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世祖經營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未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

賄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佛法圓通廣大範圍覆載籠罩古今從來大
豪傑大奸雄無不皈命而膜拜者浩乃橫口
污穢焚毀釋典捐灰於廁中豈全不畏護法
尊天耶及浩幽執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
十人洩其上呼聲嗷嗷淒慘行路自古宰司
之被僇辱未有如浩者丑咸以爲報應之驗
也嗚呼後之蔑眎如來弁髦梵籍者可以爲
毀鑒矣

桃簡自負博洽請問從有載籍以來曾見以
國書勒石者否曾見營於天郊東者否曾見
有用功三百萬者否閔湛歛標諂諛小人陷
崔公于死地地上未見株連地下必不免犁
舌之報而桃簡至五代時有瞽者張濛自言
事太白山神神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崔
公聊可信眉耳

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已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其受面欺。』」文帝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年時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尋進在國徵還京。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在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

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於汾比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軍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時汾州見圍日久，糧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段孝先、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

會日暮乃各收軍後進爵爲齊王。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略五篇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帝召憲謂曰招俱汝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足耳。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卽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器等一十六件以

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爲前軍趨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時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大舉東討。憲復爲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王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

不須張幕。可伐柏爲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請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赴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爲帳幕。不疑軍退。朔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

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卽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欣爲殿。拒之。斬其驍將等萬餘人。齊衆乃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中。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是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旣而諸軍俱進。戰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砦。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

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仍詔憲趨鄴。進尅鄴城。齊任城王湣、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守書招湣。湣不納。憲軍過趙州。湣令間諜二人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卽放還。令充使。乃與湣書。憲至信都。擒湣及孝珩等。憲素善謀。多筭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爲士卒先。羣下感悅。咸爲之用。齊人夙聞

威聲。無不憚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長駟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

按毗賀突雖在童齒。神采嶷然。及高祖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憲卽贊成其事。表上私財。以助軍費。其曰邊隅未靜。卜式願上私財。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粟。本謀欲外翦長地。大恢武略也。迺威名日重。幼主生嫌。旣令于智。啓其動靜。又令孝伯。餌以三師。遂獨被引。進壯士與戎。嗚呼。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

冤哉。繼也。宣帝之酷。於斯而極矣。評曰。齊王奇姿傑出。席介弟之地。握上將之權。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焉。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卜周祚之不永也。自兩漢逮乎魏晉。其帝弟帝子衆矣。惟楚元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以武功馳名。餘人碌碌無足數也。憲年裁十。六而善於撫蜀。自刊要略。而長於談兵。捐資助軍。以表心。伐栢爲菴。以疑敵。奇才高行。獨步于周室矣。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十三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十四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周上柱國行軍元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行宜陽郡事南袁州刺史兼攝南汾州事贈太傅襄公韋孝寬孝寬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關請為軍前驅朝廷喜之即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周文帝自原州赴雍

州命孝寬隨軍及尅潼關卽授弘農郡守從擒
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又從戰於河橋
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行宜陽郡事
尋遷南袁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
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孝寬深
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作書者爲
作道常與李寬書論歸欵意又爲落燼燒迹若
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入琛營琛得書果疑道
常有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

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峭澗遂清尋移鎮玉
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累爲劫盜孝
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齊神武傾
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至於城
下乃欲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
高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
積戰且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
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
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

地道仍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不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謾，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刃逢割之。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

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柵扞之，敵不得入。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測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爲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

足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被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周文帝嘉孝寬功。今殿中尚書長孫沼遠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

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城。盆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牒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征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

聞外春和 卷之三十四 四
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
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辦
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
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
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
卒如其言、進位枉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
長史辛道獻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
利、後恐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
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

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圍汾北、我
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
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
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
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至汾東、請與孝寬
相見、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
北取償、勿怪也、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
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
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

連禍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
取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十筮謂孝寬曰來年東
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又言高
山不崔自崩榘木不扶自豎令謀人多傳此文
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光卒以此誅
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
云武帝從之遣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
重弊聘齊爾從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孝寬之

謀也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嘆美之
移時乃去帝嘗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
善爲軍謀然朕惟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
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
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
公言乃請孝寬隨駕還京進位上柱國大業元
年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所在皆密送款江北
悉平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
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

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勸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餼酒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軍次河楊迥所置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

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旣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其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關東悉平凱還京薨時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疆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按孝寬官居武將而篤意文史晚年雖嬰眼疾猶令學者讀而聽之余觀平齊三榮其一謂大軍若出當與陳氏爲犄角募遣諸路爲前驅其二謂未卽大舉當與陳氏分兵執屯田募士以乘其間其三謂若今更存遵養宜還崇隣好安民養威以觀其釁卒如所言料事之中如此是亦右文之力也是以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焉

評曰兵莫微于間孝寬詐作手書而間段琛

僞作謠言而誅明月微之至也守玉壁而神武不能拔是爲守則固也以金貨啗齊人而知其動靜是爲因間也築城以遏山胡之亂獻策以著平齊之功守五門以却陳人之師足以覘其老成練達矣賀六渾頗善用兵而頓師于玉壁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彼極輸功之巧此堅墨守之術真稱敵手云

以步兵五百從水竇襲破之。徙從周家屬外第。視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厚，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遂緩攻鄆，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鄆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

非吾素遣者勿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力窘，從周以禍福諭鄆。鄆報曰：「俟吾主降，卽以城還梁。」及師範降，鄆亦降。從周爲具齋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酒。鄆辭以量小。太祖曰：「取袁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

功臣舊人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鄆皆用軍禮鄆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後討劉知俊以功拜永平軍節度使末帝卽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莊宗入魏鄆謂晉兵悉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周德威先至臨清而何朔倉儲已竭末帝遣問鄆必勝之榮鄆曰臣無奇術請

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遣使者監督其軍鄆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而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鄆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盃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鄆曰一盃之水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鄆營鄆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鄆戰莊宗謂諸將曰劉鄆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

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具州。鄴果以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具州反趨擊之。鄴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耶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鄴爲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和。鄴大敗。南奔。朱友謙反。末帝以鄴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鄴以書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段凝等素惡鄴。譖其爲友謙親家。故逗遛養賊。已而鄴兵數敗。乃罷鄴。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

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

按劉鄩爲將。假粥油窺水竇。以入袁州。簡婦人出老疾。以待外援。故陽語。又下令。以誤副使。結草人執旗。以巡城。飲河水。以激諸將。亦足以覘其兵。書機略之一班矣。評曰。鄩一步百計。莊宗當之。每有戒心。而莊宗亦善料敵。其在魏陽。知晉兵甚銳。不肯輕于一擊。如司馬仲達。與諸葛孔明對壘。決不敢鹵莽試嘗。而末帝深居禁中。遣使促戰。遂

為晉所折，非謀之也。邪何負于末帝而醜之乎。

唐盧龍節度使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贈太師周德威

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必欲生

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
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州刺史
非臣促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
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
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
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
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
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
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

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
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
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
之王喪在嬪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
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告德威且召其軍德
威聞命卽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
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
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七年秋梁
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

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賚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輝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直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之。」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

戰今不乘機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顛矣。不知退軍鄙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

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

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假齊糧糗，縱其能齊，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

守光閉門拒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
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
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矢石之間
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
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
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
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
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
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

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
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
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
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
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
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
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
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
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

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

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

按周陽之勇聞天下。而陳野又必欲生擒之。真是哆口而反爲所擒。非不幸也。單廷珪有何伎倆而挺槍追老周也。祇辱其撻耳。史稱德威勇而多智。亶其然乎。

評曰大將提兵闖外梓宮在殯冲人新立最
足以胎猜讒也德威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
城外徒步入哭則猜讒盡釋臣主俱安可不
謂智乎攻潞以救燕退鄆以救趙困劉鄩于
臨清破守光于幽州是其略也十年前余所
著兵鬪有乘字一則若德威與景仁相持必
待未申時梁軍退食陣動遂擊敗之得乘之
解矣至胡柳陂之敗則又莊宗不聽其計而
爲梁所乘以致德威文子俱死惜哉

唐西南面行營招討使侍中成德軍節度使前

兵部尚書樞密使郭崇韜

崇韜代州鴈門人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才見
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先時吳珙張
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
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
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
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
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

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卽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得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於此。其志在取鄆州矣。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

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熟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陽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

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
相取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
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
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
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
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
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
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與兵仗義將士疲
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

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
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欲指河爲界誰爲陛
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
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
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
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
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
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
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

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度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

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柰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

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鈞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於私家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

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崇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

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必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及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李紹琛毛璋李嚴等皆爲列將軍政皆決於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

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行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延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動沒其家財蜀人大恐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不平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因

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
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中至蜀視崇韜去就彥
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
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一孫
按史稱郭崇韜幹才明敏盡忠國家有大略
其爲將敗契丹于新樂敗彥章于楊劉延康
延孝于卧內以探梁之虛實決計長驅八日
而威梁爲佐命功臣第一其已破蜀因遣使
者以唐威德諷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

可謂有志矣乃因宦官伶人用事被讒受僇
寃哉

評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崇韜自知權
位已極欲避之鎮陽何不倣范蠡之扁舟學
子房之辟穀而乃聽故人子弟之三策求以
自固不已晚乎乃又皇皇征蜀思立大功爲
保身之計豈知貝錦成而頭生角竟爲劉后
所扼耶然崇韜亦有罪焉軍至成都不合受
嬪妓珍珠又不合聽宗弼請留後又不合屈

殺宗弼一家又不合失迎延嗣斯數者皆足以取禍也。

傳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言見幾也。方莊宗殺羅貫時滿腹中皆殺機矣。韜於此時能飄然鴻冥尚可免禍而誤云騎虎執不得下何其謬也。

莊宗嘗苦熱思得高樓避暑而崇韜切諫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有古大臣之風。黠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鏐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鎮州城人皆神之。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端坐不起。獨崇韜不拜可謂疆項者矣。

疾歸崇諱不特可謂顯取皆矣
文非宗父武率請于前朕我之海東繼坐不
魚游山門牛耕出河大本舉論以越人皆
亦等請五百管數一請歸以不常山之入皆
國請嘗與越州王益不為之歡時真然曰吾

宋簽書樞密院事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改
彰武軍節度使前環慶秦等州安撫使涇原
真定環慶三路都鈐轄兼知渭秦汾州兼涇
原儀渭鎮戎沿邊安撫使領高州刺史贈侍
中謚武穆曹瑋

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瑋
為牙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沉勇
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
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

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卽位改州渭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遷西上閣門副使徙知鎮戎軍瑋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歛。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嘗。出。戰。

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駟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憇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曰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李。繼。遷。死。其。子。

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旣而西延家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卽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遷西上閣門使，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汾洲。帝以瑋習知河北

事，迺以爲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廝囉強盛，李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宜約束號

爲立文法。唵，廝羅使共舅賞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父事，瑋問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棣丹首乎？」廝敦愕然許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扼也。瑋城之，而表廝敦爲順州刺史。其年唵廝羅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賊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楛毛連。

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不足畏，欲以氣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噪夾擊，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旣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通諸城，皆納質爲熟戶矣。時瑋作塹抵授囉隴，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史楊知進護賜物通其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李立遵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授囉隴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番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卑陵從。

知進來獻馬自是吮廝囉勢感退保積中不出
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
柔遠砦以瑋爲環慶秦等州安撫使委乞骨咩
天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衆拜簽書樞密院
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爲準當謫
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日
上道從弱卒十餘不以弓韞矢箠自隨謂敗復
官尋拜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河陽
以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

其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如神一日張樂
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
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卧閣內不出會賊
至瑋奮起裹瘡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將兵
幾四十年未嘗失利吮廝囉聞瑋名卽望瑋所
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
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十餘
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碁不應軍吏亟言
之瑋叱曰吾固遣之去也汝再言何也夏人聞

之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立馬杜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

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他利不宜別徙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皆以爲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瑋寬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寶元中，王醜爲樞密

使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樞密四人皆罷。醜謫號州語人曰。昔予奉使河北。時曹南院爲定帥。醜至定治事。畢。瑋謂醜曰。明日願少留。明日饌食罷。瑋屏左右。謂予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才。不然無以應卒。醜曰。何以見教。曹曰。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其子方十餘歲。曰。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之。誰肯爲我用者。此子欲用其人矣。必有異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真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

按曹寶臣築城隴東。以遏虜衝。給田護作以安土人。受數大族之降。以折德明之翮。作塹于西方要害地。以通立遵之貢。是得其窾會。而暗合古法。不愧名將種也。評曰。觀瑋紀法嚴明。綜理周密。禦李繼遷父子及西羌諸虜。皆使人畏而不敢動。蓋以威明勝者。其眎阿翁之。以仁厚勝者。大不侔也。

阿翁嘗對太宗云、臣二子材氣皆可取、而璨不如瑋、庶幾祁奚之舉午矣、李禿嘗謂曹瑋對王驥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對耳、不相聞、况能用之于本兵之時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李繼遷初死時、瑋欲乘國危子弱、提精兵出其不意、捕擒德明、釋中國西顧之憂、而天子不能主持于上、丁謂又沮抑之、失此一策、西夏之禍遂與宋相終始矣、

近時邊將何嘗以制敵爲事、祇是塗飾目前、苟幸需次、商鎮而傳舍之、求如寶臣之必欲識元昊、而使善繪者審厥像、誰乎、吾因是而服曹公用之細密也、

世人每見夷狄自相攻討、以爲中國之利、不知其本謀先絕、後患而專意於內、曩也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土蕃、修築邊城、諒祚亦連年攻獮氏、又破連珠城、然後以兵犯邊、近日奴兒哈赤謀叛、亦先破南北二關、蠻

戎猾夏。古今一轍也。余往在長安，與公孝與宮詹細譚國事，舉此相質，孝與曰：「然難為不學無術者言也。」

味其本精，大餘發其而存意，然內與也。示是世人，其良與外自，其文指以，為中國之，既不

知曹公，用之，雖亦。其示其，而與善，餘皆，其則必，其平，其因，其而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十五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宋靈慶兵馬副都部署前深州長州團練使尹

繼倫

繼倫，開封俊儀人。父勳，郢州防禦使，嘗內舉。繼倫以為可用，太宗以補殿直，權領虎捷指揮，預平嶺表，下金陵。太祖即位，改供奉官，從征太原，還遷洛苑使，克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潛議入寇，上聞遣李繼隆

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
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
巡檄路與寇值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不顧
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
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
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
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
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
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人將短

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間。天未明，
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
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
契丹相也。皮室旣擒，衆遂驚潰于越。方食失箸，
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
潰，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悉引去。契丹自是不
敢窺邊。其平居相戒，則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
倫黑面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仍兼巡檢。淳化
初，著作佐郎孫崇諫自契丹逃歸，太宗詢以邊

事極言徐河之戰契丹爲之奪氣故每聞繼倫名則倉皇不知所措於是遷繼倫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以勵邊將淳化五年李繼倫奉詔討夏州以繼倫爲河西兵馬都監未幾以深州團練使領本州駐泊兵馬部署至道二年分遣將帥爲五道以討李繼遷時大將李繼隆由靈環路往逗撓不進上怒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兵馬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也時繼隆已被病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

之卽日乘驛赴行營至慶州卒年五十上聞之嗟悼傳贈加等遣中使護其喪而歸葬焉

按兵法殺敵者怒也繼倫激怒其下而衆皆從命者是也又趨其所不意繼倫潛兵躡其後而破于越者是也阿翁嘗以爲可用可謂內舉不避親矣

評曰語有之沒利于前而遺患于後戒貪得也于越一意向前邀李繼隆之輜重不知黑面大王睨而收鷓蚌之利也徐河之戰繼隆

筋之繼倫撲之若合謀夾擊焉者皮室所以授首于越所以失箸也鄉使繼倫不死必能助繼隆一臂之力惜乎其蚤世也

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前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涇路原副都總管經路招討副使秦州刺

史贈中書令謚武襄狄青

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囉咩歲香

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喬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望望其旗易之，全軍趨之，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

一聲卽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甚多。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壅遏山隅，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將佐悔不追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也。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尹洙爲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

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閣門刺史，擢秦州刺史、涇路原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又遷馬軍

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五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朝廷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當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獯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師久無功。命孫沔、余靖招撫，皆久無功。仁宗憂之，青上表請行。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

以爲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青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曰君欲從行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於是無復敢言從行者及行日不過一驛所到輒休士一日到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奮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

乃合孫沔余靖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蔣偕張忠皆以輕敵敗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軍拔二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聘貽諸將股栗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扼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

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青
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宴軍校、首夜樂
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
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
勸勞座客、到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三
鼓時、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
關、既度、關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
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
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

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死、青登高
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
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
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
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
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遂大敗、智高焚城
遁去、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
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
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

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至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初，青請擊智高，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佞後文臣爲之監。」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監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辨賊於

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入邕州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歛尸築京觀於城北。賊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當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奔出邕州，諸將皆欲窮其窟穴，青以爲乘勢趨利，入不測之地，非大將事。天下皆罪青脫智高於垂死，不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初，青之至邕也，會障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

之其衆遂以濟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
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旣行帝每憂
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
信者不可雖飲食卧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
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
以勸矣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
信具萬人糧于邕以待之青旣至檄余靖無通
假假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
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

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
兵蠻夷貪得妄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
阯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青在樞密四
年每出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議者以青家狗
生角且數有光怪且姓合讖書請出青于外獨
范景仁曰此唐太宗所以殺李君羨也上安忍
爲之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
止殿上人情頗疑乃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

書令謚武襄。青初赴陳州，不懌語所親曰：「青州行必死，問其故，曰：『陳州出一梨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一時雖笑之，未幾果卒。按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宜，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機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人敢後先者。是以其出常有功。

評曰：世云南夷尚鬼，狄武襄征獯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駐節禱之，自持百錢，與神約曰：「果大捷，則投錢盡面也。」衆方聳觀，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侯凱還，當謝神取錢。」師旋，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天視之，乃兩字錢也。此兵家愚士卒之耳目，權以濟事者耳。若夫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以鉏聲止爲進退，以蕃落兵當標牌，宴將佐而稱病脫身，以奪崑崙儘知變化，非執定兵書死版者也。

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知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象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賁中牢祠其家

公破儂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始與孫沔破賊謀皆出公賊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嘆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尹洙以貶死公悉力調其家事一

死一生乃見交情廣絕交論可以不作

青宣撫廣南將出師翰林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青曰此步兵也當騎兵必靡或又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柰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後世征蠻者當以爲法公河西書左也逋罪入京竄名尺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爲青澗城指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鄜延科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惟

狄不懈呼之卽至每供事兩手如玉种以此
異之授以兵法又延譽于范公遂成名
狄公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去其黥文時特以
酒濯面使其文顯曰以勵士卒也熙寧改元
青子諮入對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
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乃自爲文遣使
祭於其第

宋環慶路兵馬鈐轄內殿崇班知青澗城事遷
洛苑副使知環州贈成州團練使种世衡
世衡字仲平种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以放蔭
補將作主簿累官至衛尉寺丞歷鄜州從事西
邊夏戎犯延安世衡建言延安東百二百里有
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左可致河東之粟
右可致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
命董其役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
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

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辭不可井。世衡命屑石一畚。償百錢。工復致力。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焉。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其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與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卽以飲器與之。由是羌屬皆樂爲用。世衡在青澗。嘗課吏民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旣而中者漸多。其錢輕重如故。而的漸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者。輒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下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間之。經略使龐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賂蕃部破丑。以達野利兄弟。涇原路王沿等亦遺

遇乞書及金寶。會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世衡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趨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數盪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旣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居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

爲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蔀，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筮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

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

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蒸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死

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

按仲平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仲平葺之其梁重大衆弗能舉仲平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駟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其權數皆此類也此可與行軍矣評曰將爲死官邊方又死地故明主之御將也常優其禮數而寬其文法俾得伸縮自由

而屬吏毋得齟齬焉。漢帝之待陳湯，其延壽、宋祖之待李漢超、王全斌、崔彥進等，皆用此術。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然人主詎能盡知，惟主帥能體其情而達其意耳。仲平在青澗，爲屬吏訟其不法事，按驗皆實。經略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切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龐公真得主帥之道也。及徙知還州，將行，別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賜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蓋知己之感也。

宋徵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然兵執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豈不仆哉。种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妙在間野利、天都。而王光信備極苦楚，卒能了將軍之事，亦足多也。但世衡功旣大矣，而不聞厚賞崇陟，何哉。

宋右諫議大夫贈少傅前和州路經略使知興
元府徽猷侍制知泉州兼沿江安撫使劉子
羽

宋右諫議大夫贈少傅前和州路經略使知興

元府徽猷侍制知泉州兼沿江安撫使劉子

羽

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鞞之長

子也宣和末鞞帥浙東子羽以主營機宜文字

佐其父破睦賊鞞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

寇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

除直秘閣京城不守鞞死之既免喪除秘閣修

撰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

爲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便皆甲而來。因召浚、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與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

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俊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

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
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州口有鐵山棧道
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
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
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使但當留駐
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屬之心急擊官屬
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
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而贖後咎柰
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後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

行者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
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
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
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浚移治閬州子羽
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
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
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
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
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

商輸粟二鎮遂安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
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
告玠玠大驚卽越境而東日夜三百里至饒風
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
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
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
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
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
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

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
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
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
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
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
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
亦引去張浚欲移鎮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
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喝由斜谷北去子
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旣回鳳翔遣十人持書

國文春秋 卷之三十五 五
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雖劔師。卒全

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原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同撫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乏糧。故令子羽見玠。諭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

以聞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彥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酈瓊叛、張浚罷相、子羽被劾、以散官安置漳州、後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原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

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臯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太平觀、十六年卒、贈少傅、

按子羽良將才也、死守仙人關、以保蜀之門、急援江淮、以固國之根本、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皆合兵法、盃酒而誅范瓊、單騎而會諸將、築壘于潭毒山、以拒敵、屯田于山陝、以俟機操、縱有術、紳縮得宜、非宅褻屐少年所

能髣髴也。故全蜀之功。子羽居多。評曰：子羽之守三泉，食草芽木甲，何等窮蹙。遺玠書訣別，何等哀苦。每讀其傳，未嘗不酸鼻而哽咽也。楊政之言，雖是激發，原是意氣。非愛將，不敢出諸口。然亦吳公之藥石也。噫。

宋江、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前武泰軍

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鼎州觀

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東京副留

守提舉宿衛親軍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隴

右都護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劉錡

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

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

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空之。

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閣門祗候。高

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閣門宣
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
夏人小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
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紹
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
人歸三京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家
留順昌至是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
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
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入東

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
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
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報金騎已入陣
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
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
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
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
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老攜幼而來今走
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

來攻、何所逃命、不如相與力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入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矣、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痴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矣、壬寅、金人圍順

昌、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蔽垣爲陣、今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卽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移砦東材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克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

金兵又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喙，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於城上，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

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所執，兀朮大喜，卽置鵝車砲，其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擊于械上。

錡懼惑軍立焚之元术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元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頰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

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故敵大敗元术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元术被白袍乘甲馬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軼浮圖載鉄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錡令壯士以捨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

以鐵騎分左右翼，各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所敗。敵敗退，卽以拒馬木爲障，少休歇。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復深溝，斫敵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先是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冀拐子馬爾。故錡兵專力擊拐子馬軍。兀术平日恃以爲強者，至是

殆盡。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侯。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華。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鷄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騎以逸待勞，是以大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殄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

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俄命爲惟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于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鎮江。錡還太平。岳飛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兀术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側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

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令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捨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术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簿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遂復廬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

退多出於張浚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後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後還朝因言岳飛不赴援錡戰又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騎宣撫判官如荆南岳飛奏留錡不許錡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間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其後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

置使節制諸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羶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會錡病求解兵柄留其侄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遂還鎮江會金兵逼瓜洲汜先退橫亦却統制魏友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

年一枝不施而大功乃出儒生手當愧死矣。錡因恚限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室用石灰畫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

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甲冑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著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

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按信叔順昌之捷人皆知其奇而不知所以取捷者也。蓋公心以赴急難示死以堅衆志而又因天變以致敵揭忠義以感人示弱以驕敵以俟而待勞備斯六者故捷也。其後金

亮自將大兵六十萬來而流澤退軍瓜洲王權潰師清河葉義問強劉汜而浪戰魏友王方並時而輿尸則不奉節制之過也非前巧而後拙也。

評曰劉錡神機武略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泝上之軍無以過焉吳璘乃謂英槩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若云諸將不協心追討失此機會則余嘗推見至隱矣當時兀术擁衆而來孤城難守危如累碁幸

而勝之心願滿足何暇窮追人情大抵然也
烏足恠哉故劉錡順昌之捷周瑜赤壁之勝
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橫槩臨江旌
旗千里吳人以爲退此勅敵不猶愈於君臣
被俘乎由是驩呼凱旋鼓掌相慶至今以爲
美譚順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

明推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
柱國榮國公謚恭靖姚公廣孝

廣孝長洲人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居相城妙
智菴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讀書學道
兼通兵家言尤深於機事廣孝從之執弟子禮
於是盡得其學然深自退藏人無知者其友王
行獨異之曰是未遇時耳萬戶侯安足道哉洪
武中高皇帝封秦燕等十王將之國擇高僧
十人侍行廣孝與焉廣孝覘知燕王有天子

氣陳有司願得從。燕邸許之時。高皇帝之十五年也。高帝崩。建文君卽大位。諸王視建文叔父行。又擁強兵鎮雄郡。基布指列。習爲驕縱。不奉法。建文君心患之。謀諸大臣。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燕王懼甚。一日問廣孝曰。若能卜乎。廣孝曰。能。大王卜天子耶。燕王曰。咄。母妄言。族矣。廣孝拜曰。主臣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

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雖未及燕。燕可覬幸免耶。大王先帝所最愛也。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穀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拔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淮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卽不南幾。或先發。欲高卧得耶。且旦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亡異。燕

王悅曰子休矣廣孝曰臣有所與相者請以決
大王問爲誰曰袁珙曰汝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
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
間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
天子也珙臣遊燕市中燕市中諸將相肩接也
則皆以大王故大王幸毋忘臣珙燕王益大
悅爲造戈甲潛勒東部士馬建文君切責使
且至燕王問廣孝曰公言起兵何日也曰未

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
廣孝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
遣張玉朱能勒衛攻剋九門出祭燾見被髮而
旌旗者蔽天顧廣孝曰何神曰嚮言之吾師北
方之將玄武也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廣
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數十百萬先後
來攻皆計却之燕王旣已定京師燔建文君
稱尊號靖難之功廣孝第一事定未嘗自言
文皇屢欲官之輒辭一日召見令人潛以冠服

被體亟命宣謝不得已受命終不蓄髮娶妻所
居多在僧寺一日上忽顧廣孝曰卿若有不豫
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之矣毋諱廣孝曰
臣與吏部尚書歷五階而上言歷五階而下
是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爵卿也輒拜太子少
師復姓賜今名擬於元之劉秉忠每稱少師而
不名尋命督修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
地還奏稱旨及病篤上幸其第問後事曰
家人出復何所戀強之終無言卒贈榮國公謚

恭靖配享太宗廟廷

按○文皇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
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
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
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及居慶壽寺每夢與
劉秉忠語公果酷類秉忠也○文皇初祭纛
見玄武之神被髮在天○上卽被髮仗劍相
應兵方起暴風雨○上不悅公曰飛龍在天
從以風雨元吉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

學行有名卽不降幸勿殺及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公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以圖後舉及東昌再北○上復還北汙公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日也

王文恪云嘗見廣孝像於大興隆寺紅袍紗帽髡頂而肥夫○上卽大位數欲爵之輒固辭僅爲僧錄左善世及○皇太子立而公首爲太子少師監修永樂大典上呼爲少師而

不名則紅袍紗帽固尊貴之威儀宜爾不足怪也公有故人王賓隱君子也居委巷不妄出入公至吳欲見之三不可廼屏騶從徒步造叩門賓不應遙語曰和尚錯耶慚退歸謁其姊姊揮出之熟徐睅捫其頂曰幸此尚存耳公益不自得焉
評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栖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人哉雖然於釋則臣道靡也於臣則釋道累也彼王賓者隱人無論

焉蓋愧其姊矣

劉誠意之事。太祖與姚榮公之佐。太宗俱筴帷帳勒鼎鐘顧所以報誠意迺不

若榮公之豐至傳榮公者寥寥焉豈身諱之

而不自明抑史諱之而不有其庸嗟乎首發

殺機睢盱就功不娶亡子蹈迷復凶所謂歸

儒者不盡而為墨者不終耶

廣孝初陪祀

文帝廟庭

世宗黜之而改祀于大興隆寺 肅皇帝之所

以為肅也故

文廟之黜楊雄 帝王廟之黜元世即 太廟

之黜廣孝凜乎有春秋筆焉

廣孝博通內外典亦工文詞所著有迹虛子

集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

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為

焚棄是真愛榮公者

焚棄其真愛樂

於此風今極無

兼直特難服

與事制並內

以樂類李稟

文廟 帝正廟

為無亦地

世宗廟



